

美学教学与研究丛书

●丛书主编：马 奇

YISHU DE
SHEHUIXUE
JIESHI

艺术的社会学解释

普列汉诺夫美学思想述评

马 奇 著

美学教学与研究丛书

艺术的社会学解释
——普列汉诺夫美学思想述评
马 奇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郊海淀路39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北京鼓楼西大石桥胡同61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毫米32开 印张：6.5 插页2

1988年12月第1版 1988年12月第1次印刷

字数：160 000 册数：1-4 000

ISBN7-300-00547-0
B·80 定价：2.10元

MS 12/05

编 者 的 话

为推进美学学科的教学与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和中国人民大学美学研究所决定共同编辑出版“美学教学与研究丛书”。

近年来，我国美学研究取得长足的进步，不仅思维领域有所开拓，而且观念也在不断更新。这无疑是对我国美学教学的一个强大推动力。但是，如何使美学的研究与教学紧密地联系起来，把研究成果及时地吸收、融化到美学教学中去，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形态的美学学科体系，则仍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编辑这套丛书的目的，就是想在这个方面作一些有益的探索。

目前，国内有关美学方面的丛书已有多种，但选题范围大都限于某一特定方面，很少考虑到美学教学的需要和美学学科的建设。我们编辑这套丛书，正是旨在补这方面之缺。丛书不要求系统性，无论是史是论，是中国的、外国的，古代的、近代的或现当代的，只要有助于教学与学科建设，都属本丛书的选题范围，形式不拘一格，著、译、编、选，探讨、论辩均无不可。当然，在内容上将力求

有所创新，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同时在文风上具备符合美学本性的生动性、可读性。

本书将分批陆续编辑出版。我们期望编、著者的共同努力，对我国的美学教学与研究、美学的学科建设有所裨益。所有编入本书的著作，必有不自知其片面、谬误之处，恳望读者批评、指正。

马 奇

1988年4月19日

于中国人民大学

目 录

一、前言·····	1
二、美学的方法·····	15
三、艺术的起源·····	33
四、艺术与社会心理·····	50
五、艺术的本质·····	67
六、艺术与现实·····	93
七、艺术史和社会史 ·····	121
八、艺术的社会意义 ·····	149
九、美与美感 ·····	172

一、前 言

我们现在所要讨论的题目是普列汉诺夫的美学思想，也就是普列汉诺夫关于艺术的一般理论的论述。这方面的理论，在普列汉诺夫的理论遗产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所以为了弄清普列汉诺夫美学思想的实质和价值，有必要首先确定对他的整个理论遗产的态度。

要确定对普列汉诺夫整个理论遗产的态度，就势必联系着对普列汉诺夫一生的政治活动和理论活动的评价。以政治活动上的是非来确定他理论活动上的是非，是一种最简单而且较为流行的看法。按照这种看法，普列汉诺夫的一生（1856年——1918年）只能分作如下三个阶段：1875年到1883年为民粹主义者，1883年到1903年为马克思主义者，1903年到1918年为机会主义者。这样一来，普列汉诺夫的理论著作，就只有马克思主义者的时期才是值得肯定的，此外的民粹主义阶段的著作需要否定自不待言，1903年以后的理论著作更没有值得肯定的。因为列宁说过：“普列汉诺夫个人的功绩在过去是很大的。在1883——1903年的20年间，他写了很多卓越的著作”，“但是从1903年以来，普列汉

诺夫就在策略和组织的问题上极可笑地动摇着”^①。还说：“自1903年以来，普列汉诺夫多次表现了他的毫无政治气节和投靠机会主义者的典型。”^②

对1903年以后普列汉诺夫的理论著作的否定态度，是对上述列宁的那些话的片面理解。因为列宁所说的普列汉诺夫在1903年以后“极可笑的动摇”、“毫无政治气节”，都指的是政治活动方面的、策略和组织问题上的表现，而不是普列汉诺夫的理论活动中的理论观点。列宁认为他的理论著作“仍然是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牢固成果。”^③

比这种否定普列汉诺夫1903年以后理论活动更为激烈的看法，那就是有人硬要在普列汉诺夫1903年以前的著作里挖掘出1903年以后堕落为机会主义的胚胎、萌芽或者因子来。如果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从思想的联系发展上严肃地对待问题，未必难于发现因子等等的存在，但要是单纯从政治上看问题，只抓政治与理论相联系的一面去搜寻普列汉诺夫1903年前的理论著作中的所谓错误，则是不可取的。可惜这种作法在过去和现在的普列汉诺夫的研究中确实存在。

普列汉诺夫怎样从革命民粹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这里没有必要多去说他。我们只需指出，当普列汉诺夫为了躲避警察的追捕，1880年初第二次逃亡国外后，由于系统地钻研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参加西欧工人运动以及与西欧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交往，认识到民粹主义的错误，1883年才转变为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同年，发表了俄国第一部批判民粹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同年，普列汉诺夫还在国外

① 《列宁全集》第20卷，第359—360页。

② 《列宁选集》第2卷，第702页。

③ 《列宁全集》第11卷，第398页。

创立了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列宁说：“劳动解放社”的创立，为189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建立，奠定下理论的实践的基础，甚至它本身就是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建立，“‘劳动解放社’创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党”^①。

确如列宁所说，从1883年到1903年，即从普列汉诺夫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到成为机会主义者之前的20年间，普列汉诺夫撰写了很多卓越的理论著作，其中最著名的如：被列宁称作“俄国第一本社会民主主义著作”的《我们的意见分歧》、《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和《反对哲学中的修正主义》等。列宁认为《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一书，“对辩证唯物主义作了极其完美的有价值的阐述”^②“培养了一整代俄国马克思主义者”，至于《反对哲学中的修正主义》，列宁在1908年发表的《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一文充分肯定了普列汉诺夫批判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历史功绩。列宁说：“在国际社会民主党中，普列汉诺夫是从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批判修正主义者在这里大讲特讲的庸俗不堪的滥调的唯一马克思主义。这一点所以必须坚决地着重指出，是因为现在有些人极其错误地企图以批判普列汉诺夫在策略方面的机会主义为幌子来偷运陈腐反动的哲学垃圾。”^③（由此可见，把普列汉诺夫政治活动中在策略方面的机会主义错误硬和哲学理论拉在一起，从而断定哲学理论也是错误的那种看法是怎样地值得警惕！）

在1903年以前的20年间，普列汉诺夫还翻译出版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翻译了《共产党宣言》、《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著作，并且加写译者序言和注释，开辟了在俄国

① 《列宁全集》第4卷，第203页。

② 同上书，第65页。

③ 《列宁选集》第2卷，第3—4页。

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新时期，“劳动解放社”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以及普列汉诺夫的著作，培养了包括列宁在内的许多俄国工人革命家。

在美学——艺术评论方面，这20年间，普列汉诺夫从事了大量实践和理论的活动。1888年发表《民粹主义小说家》一组文章的第一篇《格·伊·乌斯宾斯基》之后，1890年发表了这组文章的第二篇《斯·卡罗宁》和评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三篇论文。1897年发表《民粹主义小说家》一组文章中的第三篇《尼·伊·纳乌莫夫》的同时，发表了《俄国批评之命运》一组文章中的《阿·里·伏伦斯基〈俄国批评家·文学概论〉》、《维·格·别林斯基的文学观点》、《别林斯基和合理的现实》、《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理论》、《关于加·摩格拉〈一个社会的末日〉一书的评论》。1899——1900年间，发表了著名的《没有地址的信》，1902年发表《评封·波连茨的长篇小说〈农民〉》，1903年，作过六次题为《从历史唯物主义看艺术》的学术报告。

为了正确地对待普列汉诺夫在1903年以后的理论著作的意义和价值，必需了解普列汉诺夫是在什么情况下成为孟什维克的。

普列汉诺夫之成为孟什维克，并不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争论中，而是在大会结束以后。会议期间，当讨论党章第一条规定什么人可以入党问题和改选《火星报》编辑部问题上，反对列宁的主张的，并不是普列汉诺夫，而是普列汉诺夫的老朋友马尔托夫等。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站在一起反对马尔托夫提出的党章第一条的机会主义条文，批判了马尔托夫反对列宁关于社会主义意识要经过社会民主党人从外边灌输给工人运动的原理。普列汉诺夫在整个会议期间关于党的策略和组织问题上是完全站在列宁一边的。会上，由于马尔托夫等人反对列宁的主张，党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会议结束时，普列汉诺夫被选为党的总委员会主席。

会后，普列汉诺夫为与老朋友马尔托夫等人的决裂而陷入深沉的思虑之中：一方面，他知道列宁是正确的，想同布尔什维克一起维护经过巨大努力和牺牲才建立起来的党。另一方面，他又不愿意同那些多年并肩战斗过而在代表大会上采取错误立场的人决裂，打算同他们取得谅解并求得“和平”。结果，普列汉诺夫实践了他在《不该这么办》一文里所说的，“温和待人，善于让步”，“应当用一切力量保持统一”，“为了党内和平”，为了调和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矛盾，不惜违背会议决定，把落选的原《火星报》编辑部成员阿克雪里罗得、查苏里奇和波特列索夫增补到《火星报》编辑部里来。

列宁在1903年11月4日写道：“普列汉诺夫太害怕分裂和斗争了……”^①他把两派间的原则斗争，看成“淘气的孩子”间的“微不足道”的分歧，从放弃原则，向孟什维克让步而倒向孟什维克一边。就这样，1903年前公认的马克思主义的领袖堕落为机会主义者。

普列汉诺夫转向孟什维克以后的很长时间里，直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列宁对普列汉诺夫采取了一种特殊的态度，并不把他同其他孟什维克等量齐观，不止一次地强调普列汉诺夫的孟什维主义同“正统的”孟什维克——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得等人的区别。

列宁对普列汉诺夫的特殊态度，是普列汉诺夫对孟什维克的特殊态度相应的反应。

普列汉诺夫从1903年倒向孟什维克以后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十年间，政治上常常动摇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并不是无条件地一去不返地倒向孟什维主义。

1903年11月到1904年9月间，普列汉诺夫连续发表十多篇文

^① 《列宁全集》第34卷，第182页。

章为自己的调和主义立场辩护，歪曲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建党路线上的分歧，颂扬孟什维克的组织路线，攻击布尔什维克，成了一个“热烈的孟什维克”。在对待1904年的日俄战争的态度上，普列汉诺夫不同于一般孟什维克，没有站在沙文主义立场，而是坚持了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立场。1905年革命爆发后，普列汉诺夫提出了由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来共同完成革命任务的机会主义策略，并且把主张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布尔什维克斥之为“假急进派”。1905年6月，普列汉诺夫不满于孟什维克单方面召开的会议上通过的建立分裂主义的中央领导机关——组织委员会的决议，发表声明，退出《火星报》编辑部，脱离了孟什维克。他在1906年和1907年宣传工会中立论的孟什维克观点，反对布尔什维克关于加强无产阶级政党对工会的领导观点。1905年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失败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面临着政治动摇、思想混乱、组织瓦解的严重危机。在政治战线上出现了妄图取消革命、取消党的“取消派”，在思想战线上出现了俄国马赫主义、造神派和寻神派的反动哲学。从1908年到1914年，普列汉诺夫一方面在政治战线上号召孟什维克护党派与布尔什维克结成联盟，共同进行反对取消派、捍卫党组织的斗争。另一方面又与作为取消派的理论基础的马赫主义、造神主义、寻神主义作理论上的斗争。普列汉诺夫在批判马赫主义的斗争中，既批判了布尔什维克队伍中的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也批判了孟什维克中的瓦连廷诺夫·尤什凯维奇。并不是借着批判马赫主义的机会给布尔什维克带来“派别危害”。事情有如普列汉诺夫所说的：“我认为不能根据波格丹诺夫是布尔什维克而尤什凯维奇是孟什维克这一点就对前者严，对后者宽……在我看来，布尔什维克阵营中的异端学说并不比孟什维克阵营中的异端学说更要坏些……”^①普列汉诺夫批判了卢那察尔斯基创立所谓“无神的宗教”的造神说，也批评了被他称作“大文豪”、“杰出的卓越的

艺术家”的高尔基一度追随造神派的错误，指出高尔基“在中篇小说《忏悔》中扮演着卢那察尔斯基先生的‘第五宗教’的宣传家”，想给社会主义披上宗教法衣的企图惨败。但普列汉诺夫在批判造神说的文章中，对高尔基的长篇小说《母亲》却作了完全错误的评价。他说，高尔基的“那些政论因素强烈的作品也都是失败的，例如美国生活特写和长篇小说《母亲》。总愿他扮演思想家和宣传家的角色的人们（指布尔什维克——引者注），给了他很坏的帮助，他不适于扮演这些角色。”^②尽管普列汉诺夫在批判造神主义的斗争方面有缺点，但他做出的贡献是主要的。他同马赫主义、造神主义、寻神主义的斗争功绩是卓著的。

1903年以后，普列汉诺夫象以前一样不倦地进行了大量的美学活动，除去当年所作的三次艺术问题的演讲外，1904年又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列日和法国巴黎作过多次题为“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待艺术发展”的演讲。1905年在威尼斯参观第六届国际艺术展览会，发表了《无产阶级运动和资产阶级艺术》和《从社会学观点论18世纪法国戏剧文学和法国绘画》，1906年发表《亨利克·易卜生》，1907年参观斯图加特和纽伦堡绘画展览，发表了《谈谈工人运动的心理（评马克西姆·高尔基的〈仇敌〉）》、《两篇关于古·朗松〈法国文学史〉一书的评论》，1907年至1911年普列汉诺夫接连撰写了《预兆性的错误》、《托尔斯泰和自然》、《“如此而已”（一个政论家的札记）》、《概念的混乱》、《卡尔·马克思和列夫·托尔斯泰》、《再论托尔斯泰》等一系列关于托尔斯泰的文章，大部分发表在布尔什维克的刊物上，受到列宁的高度称赞。列宁在给高尔基的信中说：“对托尔斯泰的胡说八道和卑躬曲膝惹得普列汉诺夫也大发雷霆了，在这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5页。

② 同上书，第436页。

个问题上我们是一致的^①”。

普列汉诺夫1910年发表《斯多克芒医生的儿子》之后，1911年发表了《杜勃罗留波夫和奥斯特洛夫斯基》，1913年完成了他的名著《艺术与社会生活》。

从1903年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这十年间，普列汉诺夫在政治上和理论上是矛盾的。在他成为孟什维克以后，仍然能够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上作出卓越的贡献。1914年列宁在谈到普列汉诺夫只看到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小错误，而看不到自己的大错误这一思想特点时指出：“最近十年来，即在普列汉诺夫在理论上是激进主义、在实践上是机会主义的时期，我们已经非常熟悉他的这种特点了。”^②

列宁在1914年谈到普列汉诺夫同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结成护党联盟共同反对取消派的功绩时，指出：“亚·波格丹诺夫早就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敌人的姿态出现，来维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观点。由于这个原因，马克思主义者布尔什维克早在若干年以前就认为反对波格丹诺夫是责无旁贷的。由于同样的原因，以格·瓦·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孟什维克，同波格丹诺夫进行了笔战。”^③列宁把普列汉诺夫叫做“马克思主义者孟什维克”，就说明不能把普列汉诺夫政治上的错误等同于理论上的错误而否定他理论上的马克思主义的性质。普列汉诺夫在1901年即在他还没有转向孟什维克的时期，提出来一条研究哲学史的重要原则：不要把哲学理论同政治观点简单地等同起来。他只承认：一般说来，进步的哲学思想同持先进政治观点的思想家联系在一起，腐朽的哲学理论往往与

① 《列宁全集》第34卷，第354页。

② 《列宁全集》第21卷，第28页。

③ 《列宁全集》第20卷，第80页。

反动没落的阶级相联系，但并非每一个政治上先进的人都有进步的哲学观点，每一个政治上反动的人，都必然具有反动的哲学理论。“一个思想家虽然同情社会生活中的反动意向，可是他却能创造出值得充分注意甚至进步人士方面抱同情的哲学体系。必须善于区别这个作家的理论前提和他本人由自己的理论前提所得出的那些实际结论。实际结论可能是不正确的，或者是对人类进步事业有害的。但同时，成为这些不正确或有害的结论之基础的前提，则可能既是正确的，也是有益的——即在正确的解释的意义下是有益的：它们可以提供新的论据，或甚至于提供捍卫进步意向的许多论据。”①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普列汉诺夫发表了为沙皇政府的侵略战争辩解的演说，表面上是在捍卫俄国民族利益，实际上是在支持沙皇政府对外争霸。接着，他不断发表社会沙文主义的谬论，出版了三本名为《论战争》的小册子，一方面为沙皇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辩护，一方面反对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1917年春，普列汉诺夫结束了长达37年的流亡生活回到自己的祖国，他对俄国二月革命胜利后建立起来的苏维埃政权表示欢迎，同时号召群众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把对德战争进行到底，反对列宁提出的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路线，反对列宁提出的“不给临时政府以任何支持”的革命方针。普列汉诺夫回国的当年秋天，他的肺结核病日渐加重，当他在病榻上听到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消息时，他竟然说“这些事变使我痛心”。他所以感到痛心的，不是不希望工人阶级取得胜利，而是从他的所谓“生产力论”出发，认为俄国无产阶级在还没有成熟到掌握政权程度时而掌握政权，会把它和整个俄国推上最大的历史灾难的道路。但是，在曾经担任临时政府陆军部副部长的社会革命党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775—776页。

人萨文柯夫登门造访，请求普列汉诺夫出面支持反苏维埃的武装叛乱时，普列汉诺夫坚决地回答说：“我把40年岁月献给了无产阶级，即使它走在错误的道路上，我也不会把它枪杀的。”^①普列汉诺夫不理解、不欢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但他拒绝参加反对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的斗争。随后，尽管普列汉诺夫不同意苏维埃国家的某些政策，却改变了先前认为苏维埃政权会迅速垮台的想法，认为布尔什维克会保持得比他们的敌人所想象的长久得多，要比他所想象的有力得多。

1918年5月，普列汉诺夫终因多年的肺结核并发心肌梗死，溘然长逝。

在追悼普列汉诺夫的大会上，卢那察尔斯基发表了激情洋溢的讲话，他追述了死者一生走过的复杂而矛盾的道路，他批判了死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社会沙文主义立场，惋惜地嗟叹这个第一个在俄国举起马克思主义旗帜的人，竟以反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而告终。他追述了死者80年代以后在俄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不朽功勋，代表布尔什维克表示要继承普列汉诺夫留给我们的珍贵的理论遗产。他说：“我们将敬仰这个珍贵的宝库，虽然不是向它顶礼膜拜，但是要把它运用到我们现实的革命事业中来。我们正应该这样来悼念这位富有革命精神的英雄，尽管他在临死前的几年当中离开了正确的道路。”^②

1921年列宁向全党全民发出号召：“不研究——正是研究——普列汉诺夫所写的全部哲学著作，就不能成为一个觉悟的、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因为这是整个国际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的优秀著作。”^③列宁还具体指明，要把当时正在出版的普列汉诺夫全

① 米·约夫楚克、伊·库尔巴托娃：《普列汉诺夫传》，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398页。

② 同上书，第2页。

③ 《列宁选集》第4卷，第453页。

集中的所有哲学论文汇编成一卷或几卷专集，并且附上详细的索引等等。因为，这种专集应当列为必读的共产主义教科书。列宁认为，苏维埃国家应该对哲学教授提出要求，要求他们知道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述，并且善于把这种知识传授给学生^①。

列宁要求人们学习的是普列汉诺夫的全部哲学著作，并不只是1903年以前的著作，而是包括普列汉诺夫转向孟什维克以后的著作在内的全部哲学著作。列宁并不因为普列汉诺夫后来转向孟什维克而否定他后期的哲学著作的科学性和革命性。

马克思在《资本论》的一条注释里说：“那种排除历史过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缺点，每当它的代表越出自己的专业范围时，就在他们的抽象的和唯心主义观念中立刻暴露出来。”^②

从一定意义上，不妨说，普列汉诺夫的“专业”在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面，特别是哲学和艺术理论上。至于政治方面，特别是在革命的策略问题上，好象越出了他的“专业”范围。有如那些自然科学家们在自己的专业中是唯物主义地思考、而在社会科学中却是十足的唯心主义者那样，在哲学的理论方面的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实践中、政治策略问题上却成为摇摆不定的，有时是坚决的机会主义者。

强烈的理论“专业”的兴趣，以及被迫长期侨居国外、脱离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应该说是造成普列汉诺夫政治悲剧的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的原因。

他也象第二国际各党的领导人那样，片面地醉心于写作的纯理论活动，低估了在群众中进行实际工作、组织工作和政治工作

① 参见《列宁选集》第4卷，第45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10页。

的重要性，使他不可能成为俄国无产阶级的政治领袖。斯托雷平反动时期，普列汉诺夫为俄国革命的失败感到伤心，埋头于理论写作。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十天，社会党国际局为实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派的联合在布鲁塞尔召开的“统一”会议后，普列汉诺夫说：“我对一切都厌倦了。我还从来没有见到过象这次会议上所出现的那种争吵，我宁可坐下来写理论著作。……”^①

肺结核长期折磨着普列汉诺夫，使他虚弱不堪，经常发烧。但是他说：“我有一个制度，不管是否生病，都应当工作（他所的工作，大半指的是写作——引者注），只是要安排自己的工作。……工作的繁重程度应当同疾病的沉重程度成反比。如果我体温很高，就研究外国的和俄国的诗人，阅读古典小说家的作品，如果体温中等，就阅读艺术、艺术史、人种学方面的书籍，如果不高，就可以大干。要永远工作。”^②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回忆说，普列汉诺夫虽然很了解俄国革命事件的精神，但他随着年复一年地侨居国外，越来越与俄国革命的实际隔膜。她说：“普列汉诺夫的命运是悲剧性的。他在理论方面为工人运动树立的功绩是非常巨大的。但是多年的侨居国外的生活对他发生了不良影响：使得他脱离了俄国革命的实际。广泛的大规模的工人运动发生在他侨居国外的时期。他见过各种政党的代表，见过作家、大学生、甚至个别工人，但是俄国的工人群众却没有见过，没有在他们中间工作过，对他们没有感情。”克鲁普斯卡娅提到，当列宁和其他同志看到俄国寄来的通讯时，他们能从中看出运动的新形式，可以觉察到运动的前途。当把通讯和信件递给普列汉诺夫看时，他的脸上出现一种不相信的表情。起初，这种表情使得克鲁普斯卡娅有点儿生气，后来想

① 米·约夫楚克、伊·库尔巴托娃：《普列汉诺夫传》，第375页。

② 同上书，第259页。